

试论“小说界革命”对近代科学的传播

王姗萍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与“小说界革命”开启民智宗旨的号召下,晚清新小说肩负起了科学启蒙的神圣使命,在批判和破除封建迷信的同时,大力引进和宣传介绍西方科学新知,成为传播近代科学的新途径,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小说界革命”;新小说;科学传播;科学启蒙;科技救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2-0091-05

一、近代中国科学意识的觉醒及“小说界革命”的兴起

在崇尚“义礼”、鄙薄“技艺”的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等四大发明,但科学技术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仅被视之为“奇技淫巧”、“末道者流”,人们的科学观念、科学意识比较淡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动摇着国人的传统科学观念。他们不再用“夷夏之辨”对待西学,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是拯羸弱于危亡的利器,是推中土于进步的动力,遂萌生“科学救国”思想。正是这种以科学救国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着近代国人开始自觉主动地从西方传教士手中接过传播近代科学的火炬,致力于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播事业,揭开了近百年科技救国强国运动的序幕,使科技强国的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落叶生根。尤其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断拓宽传播近代西方科学的途径和手段,将近代西方科学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地引进和传播开来,并运用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宣传之中,转化成对中国救亡和启蒙的武器,希冀起到“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的社会作用。20世纪初,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新的态势,除了科学传播的途径进一步扩大与内容更为丰富之外,近代国人的科学理念也日益更新与进步,不再是“格致学”独霸天下,“科学”一词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并发出了“科学救国”的时代强音。

在这一时代语境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历经维新变法失败,借政治改革以救亡图存的愿望落空,于是将政治改革焦点逐渐转移到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上,希望造就新国民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们在进一步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后,日益认识到小说在西方各国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社会价值,从而将之作为实现其“新民”的主要途径。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开启民智、造就新国民为宗旨“小说界革命”。在亡国灭种危机笼罩于每一个国民心头的时代,“小说界革命”得到了时人的积极响应。在此过程中,介绍西方科学新知,进行科学启蒙,成为了“小说界革命”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他们纷纷强调小说在传播近代西方科学的重要功用,“盖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於不知不觉间,

收稿日期:2013-01-20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晚清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小说界革命’研究”(YSZ06025)

作者简介:王姗萍(1977-),女,湖南益阳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获一般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失,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68},”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2]106},等等。另一方面,新小说家们纷纷以小说为利器,大力引进西方的科学小说,并以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为资源,创作了许多新小说,如支明的《生生袋》、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老少年的《新石头记》、吴趼人的《绘图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和《空中战争未来记》、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许指严的《电世界》等等。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与“小说界革命”开启民智宗旨的号召下,晚清新小说自觉肩负起了科学启蒙的神圣使命,成为了传播近代西方科学的新途径。

二、“小说界革命”传播近代科学的内涵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随着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新小说家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数千年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严重地妨碍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与推行,是社会改革的一颗巨大绊脚石。尤其是庚子事变的发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封建迷信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力,意识到宣传科学、破除迷信的紧迫性。因此,近代新小说家们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思想启蒙宗旨,以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创作了一批揭露封建迷信以唤醒民众的极富时代性的新小说。这尤其集中在《绣像小说》期刊上所刊登的小说作品中。《绣像小说》创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3],即贬斥在民间流行的各种积弊,主要是封建迷信。它不仅在《商务印书馆征文广告》第二类“小说”中把社会小说的题材限定在反迷信的范围内,要求来稿“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4],而且先后刊载了茧叟的《瞎骗奇闻》、丁逢甲的《扫迷帚》和嘿生的《玉佛缘》等作品,对积久相沿的封建迷信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抨击。其中,尤以《扫迷帚》影响最大。该小说运用近代传入的天演物竞新思想重新系统地考察中国旧俗,深刻揭露封建迷信给改革事业造成的严重障碍,提出以西人“脚踏实地,凭实验不凭虚境”^[5]的科学世界观来更新国人思想,实现拯救中国的目标。文中一开篇即提纲挈领地说:“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故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6]而作为作者“扫除迷信”意志化身的主人公,吴江布衣卜资生学兼新旧,胸怀磊落,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等说,认为这些均是阻碍人群进化的蠹贼。为了移风易俗,卜资生采取“从实理阐起,实事做起”^[7]的方法,先是以实践唤醒自家人,然后又说服表弟杨心斋放弃天命、鬼神之谬说。该书反对封建迷信感情之激烈、范围之广阔,在同类小说中首屈一指,因此,阿英认为该作品“可以作为当时反迷信小说的代表作”^{[8]134},赞其“以质朴清丽的笔资,缜密的理论,不可变易的事实,扫荡着一切的迷信风俗,可说是近代的一部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的书”^{[9]138},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除以上这些刊登在《绣像小说》期刊上的作品外,通庐的《当头棒》、陆士谔的《新三国》以及“笑龛居士记、凤楼女史述”的《新痴婆子传》也是破除迷信的力作。此外,近代新小说家还创作了一批反封建迷信的短篇小说,如周桂笙的《玄君会》、新楼的《特别菩萨》、非非国手的《放河灯》、梦的《绛衣女》、包天笑的《画符娘》、潘瓊的《佛无灵》、不才的《巫风记》等等。这些小说重在用事实揭开封建迷信的真相,所含科学知识的成分较少,但不可否认,它们对破除当时人们的封建迷信思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破除迷信、革除弊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素养。因此,近代新小说家还创作和翻译了一批富含科学新知的新小说,直接进行科学宣传。

首先,近代现实战争的教训与近代西方军事科技的传播,使人们认识到军事武器的先进与否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科学时代的战争形态已发生转变,从而产生了加强发展国防军备实力以救国的心愿。因此,近代西方军事技术成为国人学习西方的首要目标,最早最广泛地被国人引进来。于是,近代新小说家以传入中国的军事科学为基础,幻想了许多新式军事武器,传播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知识。如碧荷馆主人所著《新纪元》即有能够潜行水底的侦探舰,有在云雾之中照样能够观察到二三海里外敌情的知觉器,有射出的白光能直透海底的宝镜,有避免轮船相撞的防撞轮机,有利用电波在水面探险的探险器,以及“百年来海军最毒之器”的潜行雷艇等等,战争的结局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中国大败白种国家,签订了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十二条和约。小说的结尾又写道“强弱由来无定许,全凭人力挽天行”,再次表达了作者发展国防军备来强国的愿望。包天笑还以当时世界上航空科技尤其是空中飞艇的研发过程为依据,著《空中战争未来记》,预测20世纪初世界战争

以空中飞艇的先进程度决定战争胜负,以及空中飞艇给人民生活带来的便利及社会的繁荣。如此神奇的科幻武器在近代新小说中的出现,一方面通俗形象地传播着近代军事科学,另一方面反映了落后的军事现状激发了国人希望以先进军事武器战胜西方国家的强烈心愿。

其次,晚清新小说还向国人介绍了大量的其他西方科学新知。随着近代西方科学全面传播进来,各门类科学知识在新小说中均得以纷纷介绍,如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生理、医学等。以科学成分为主的凡尔纳著名作品《海底旅行》,不仅包含了大量有关大气压力、潜水用具方面的知识,还描绘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水底植物以及见诸于百科全书中的各种奇花异草与珍禽异兽,因而,多次受到评点者“披发生”(罗普)的高度称赞:“此书原是科学小说,一切根据格致学理,但非门外汉所能尽道耳”,“电学功用今始萌芽,将来正不知发达到怎么地步,此回全是著者自己发表电学上的意见”^[7],“著者原是科学大家,所言各事都是发表自己新意见想,替制造界开一新纪元,我等门外汉草草读过,辜负良苦用心矣”^[8],“本书大宗旨全为制造界革命,处处具见意匠”^[9],等等。所译美国“爱克乃斯格平”的《幻想翼》则传播了近代天文学知识,所译坂下龟太郎的《理科游戏》讲解了物理与化学知识,由“支明”著、“韞梅”评的《生生袋》介绍了人体生理学知识,傲·铁的《地理教习》则通过教习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将地理学知识一一讲授出来,亚东破佛的《闺中剑》借助兴办女学,把算学、胎教学、卫生学等科学知识普及开来^{[9]246}。又如随着X射线的理论详细地传入中国并普及开来,近代新小说家也常利用X光科技在医疗上的透视察验神效作为作品中常见医疗工具的科学幻想基础。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发挥X光检验原理,恣意构想了各种验病仪器,如“测验性质镜”、“验骨镜”、“验髓镜”、“验血镜”、“验筋镜”、“验脏腑镜”、“验气镜”等^{[10]167}。经过这些新小说将近代西方科学通俗化,广大读者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接触和接受了近代科学知识。

三、“小说界革命”传播近代科学的特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在“小说界革命”旗帜下,其地位迅速上升,并受到西方写实文学的影响,新小说成为了反映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新小说记载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学的心路历程。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让国人首次见识到了列强船坚炮利的威力。在此后几次重大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屡战屡败,更使国人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战争的主导作用。这种意识的转变在晚清科学小说多有记载。如《新纪元》多次强调:“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的了。”进入科学时代,战争的胜败不再简单地凭借着气力与智谋,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新式的战争武器。如《新野叟曝言》中创制的“飞舰”和《电世界》中发明的“电翅”和“电枪”都拥有强大军事威力,轻而易举就能打败西方国家。身经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正面现实之后,不得不举起“中体西用”之大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标的,希冀救国兴国。然而,西方科技的不断进步,国人对西方科技的无知,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技只能是亦步亦趋,始终落后于西方国家。对此,晚清科学小说也多有反映。《新野史曝言》假借晚清推行洋务实况为情节,叙述群臣上书变法,请“仿西法、造枪炮、购轮船、练海军、习洋操”,以“师敌之长,补我所短”之后,说:“即学得与他们一样,也未必见得定可以胜人。凡各种艺术是历进无穷的,我见人家造轮船,忙赶着学习,等到吾学习成功,人家已经又想出别的东西来了。那时候我刚刚学会的东西,岂不又成了废物么。因人家是会创造,我只会得学习,我学了这样,人家又会造出那样来,所以说学他人法子,学一世也不会胜人,就是这个缘故。”前车之鉴,使得国人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消极被动地移植、模仿西方科技,成效有限,惟有进一步独立研发,才是治本之道。吴沃尧所著《新石头记》就以半部的笔墨铺叙了一个全由国人创辟的科技昌明的“文明境界”。“文明境界”中自研自创的各项发明大都能弥补西方科技发明的不足,如“司时器”以仿生学原理制成,不仅改良了西洋钟表记号简略的缺失,而且“其报时声较西洋相磨成声的机械音更自然;“海底猎艇”船身经过药水制造而不沾惹螺狮蚌蛤附生,“隧车”车体、隧道远胜西洋地底火车,且“可随时雇用”。可见,新小说反映了近代国人科学意识的不断觉醒,记载着他们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变化历程。

其次,晚清新小说对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播带有明显的“科技救国”工具性。这与近代时局和国人对科学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动因在于西方国家的步步入侵迫使国人不得不学习西方来挽救

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无论是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派“中体西用”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对近代科学的学习,无一不是以富国强兵为指归,希冀以此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带有明显的实用取向和强烈的功利性。此时,他们以格致为指代的近代科学被实用化为技术。维新派对近代西方科学的认知虽然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他们大多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将科学泛化,将自然科学规律套用到社会领域和道德领域,为他们的政治改良铺路搭桥。之前实用化为技术的科学,就被作为一种救国工具而日渐成为维新人物口头的言语、头脑中的观念,并在传播中不断地变形,口号化、简单化和观念化,离科学的本原越来越远。在这种演化过程中,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逐渐向“唯科学主义”方向发展,康有为甚至提出“物质救国”论,第一次明确地在思想上确立了“科学救国”的主张,科学乃是救国之根本。因此,晚清新小说家们在当时科技救国的时代语境下,对近代西方科学的介绍和传播,无不带有浓厚的“科技救国”工具性。正如其所言:“若提倡小说者,而能含科学之思想,物质之经验,是则我社会之师也。”^[14]晚清新小说家们对以新式武器为代表的“科学”推崇备至便是其中很好的注脚。在他们的新小说中将新式武器捧到了能左右战争进程、关乎成败决定力量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对大炮、轮船或者毒气弹之类的巨大威力津津乐道,而新纪元、黄帝纪年、帝国、皇帝、黄种人、中国殖民等一系列的关键词,无不映射着晚清文人时刻萦绕心头的强国情结和梦想。晚清新小说家“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时空环境,而其笔下的人物则轮番摧毁或拯救着中国”^[12]。陈平原也曾指出当时很多科学小说的一大局限:“注重国家的命运、文明的进程,而不太考虑个人的情感与得失。”^[13]这种科学救国工具色彩,导致晚清新小说在传播近代西方科学之时,往往“科学”与“小说”貌合神离,难以水乳交融,“关注现实的成分太多,从而很难生发出属于文学的、诗意的、哲理的东西”^[14]。

再次,晚清新小说对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播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点。近代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在西方国家的侵略下,古老的中国逐渐迈上近代化的步伐。在思想文化领域,晚清时期的启蒙运动所兴起的科学与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因此,在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小说界革命”旗帜下,晚清新小说对近代西方科学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现代性。对此现代性,已有学者从文学史角度探讨了晚清科学小说在叙述层面和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15],在此不再赘言。其实,晚清新小说直接运用了大量的西方人名、地名尤其是科学术语,如“飞车”、“飞艇”、“电翅”、“电枪”、“电光”、“电气折光镜”、“透光镜”、“爱克司光灯”等,还创造了许多科技发明以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新知,如“司时器”、“海底猎艇”、“电犁”、“钨灯”、空中“公共电车”等,构想近代科学在未来各领域的运用,并将这种科学传播和科技创造与国家的“救亡”、社会的“启蒙”紧密相连。因而,无论从新小说传播近代科学的内容还是其方法和目标无不反映出现代性特点。

总之,当西方科学在近代国人以“启蒙”、“救国”为目标的愿望中被大规模地引进来之际,晚清新小说家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翻译和创作了大量的新小说,运用小说这一通俗文体,主动宣传近代西方科学,向民众揭露与批判封建迷信,传播近代科学新知,实现“小说界革命”宗旨,开启民智,改良风俗,并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性。

参考文献:

- [1]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 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3]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J].绣像小说,1903(1).
- [4] 商务印书馆征文广告[J].绣像小说,1904(22).
- [5] 丁逢甲.扫迷帚[J].绣像小说,1905(43).
- [6]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7] 红溪生,译.披发生,评.海底旅行[J].新小说,1902(2).
- [8] 红溪生,译.披发生,评.海底旅行[J].新小说,1902(3).
- [9] 亚东破佛.《国中剑》弁言[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0] 吴趸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 [1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下转第 112 页)

将之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等量齐观。

参考文献:

- [1]詹石窗.吴筠师承考[J].中国道教,1994(1):26-28.
- [2]道藏:第二十三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 [3]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伍伟民.太平经与七言诗的雏形[J].上海道教,1989(3-4):25-30.
- [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李刚.解读吴筠及其《心目论》[J].宗教学研究,1999(3):6-11.
- [7]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 [8]李丰楙.神化与变异: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The Taoist Philosophy of Taoism Poems by Wu Jun

Duan Zu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u Jun was one of famous Taoism poets in Tang dynasty, whose poems were well-known and appreciated by people. His poem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that Taoism was good at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religion, and recording the thoughts and ways of Taoist by the form of literature. It mainly explained the Taoist philosophy from three sides: becoming a god by accumulating knowledge, keeping healthy over a god and staying calm in nature. In a sense, he was a precedent beyond *Pan Xi Ji* written by Qiu Chuji of Quanzhen sect.

Key words: Maoshan sect; Taoist literature; Wu Jun; Taoism poems; Taoist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王作)

(上接第94页)

- [1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3]陈平原.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A]//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4]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J].明清小说研究,1999(4):216-224.
- [15]李娜.论晚清科学小说的现代性[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4):85-88.

The Spread of Modern Science of the Fictional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ang Shanping

(College of Marxism,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av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and the call of the purpose to open people's wisdom, the new novel in Late Qing Dynasty had taken on up the sacred mission of the science enlightens. The fictional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criticized and broke feudal superstition and imported and introduced the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It became the new ways to spread the modern science and ha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fictional revolution; new novel; the spread of modern science; scientific enlightenment; sav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责任编辑 张春生)